

記纂淵海

二十



酷虐

夫子曰苛政猛於虎記檀弓

無惻隱之心非仁也孟子

王温舒為河內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大者族小

者死流血十餘里會春温舒頓足嘆曰今冬月益展一月

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本尹齊斬伐不

避貴戚政聲甚於甯成本姦猾窮治大抵盡糜爛獄中

行論無出者史酷吏傳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諸侯二千石

盡放温舒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史郅都嚴酷貴戚號

曰蒼鷹為濟南守族滅閻氏本杜周為廷尉詔獄多二

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本韓非喜刑名極慘

澁少恩史張湯見知之法生窮治之獄用史自郅都杜周

十人者皆以酷烈為聲 王温舒為人居廷惛惛不辯至

於中尉則心開史法煩於秋荼網密於凝脂西漢刑志舞文

巧詆以輔法前漢張湯傳杜周内深刺骨前漢本傳馮鈞惡矣虎而

冠者也西漢高王傳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

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西漢路温舒傳嚴延年在河南號曰屠伯

怒義縱手觸禁前漢貨志下以鷹擊毛摯為治為河內都尉

族滅其豪穰氏義縱尹賞為長安令獄穿地方深各數丈

以錐甕為郭大石覆之名虎穴西漢罔密事叢西漢酷吏傳析律

貳端深淺不平西漢宣帝紀師古曰分破律西漢持法文深西漢

文致不可得反西漢嚴奇請他比日以滋益西漢刑志

酷虐

古曰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吏民觸法抵禁西漢康多

繫無辜掠立迫恐谷永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迭

刺藝身無全者西漢張榜音彭箠瘠於炮烙谷永審戚為入

上操下急如束溼西漢骨肉親屬莫不股栗杜周樊擘為

政嚴猛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涼州歌曰寧見乳虎

穴不入冀府寺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後漢鍛鍊之吏持

心近薄東漢斷獄者急於榜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

詆欺行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恣威福通鑑漢章迹涉嫌

疑辭相引逮莫不窮捕考案至有姦人熒惑乘險相誣糾

告疑似睚眦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殺人

如麻流血成淵通鑑唐武王弘義遷殿中侍御史或告勝

州都督王安仁謀反救弘義按之安仁不服弘義即於枷

上刎其首又捕其子適至亦刎其首函之以歸道過汾州

記百五

司馬毛公與之對食頃史叱毛公下階斬之槍搗其首入

洛見者無不震慄時制置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

不出通鑑唐武周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興元禮

所殺各數千人俊臣所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同索元

禮等競為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求

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閉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曬

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擲或使跪捧枷

累甕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

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繼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

較其首而加楔至腦裂髓出者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

示之皆戰慄流汗望風自誣通鑑唐武太白晝見民有仰

視之者為邏卒所執史弘肇腰斬之通鑑漢隱帝燕榮為幽

州總管按部道次見藜荆堪為台捶命取之輒以試人人

或自陳無咎榮曰後若有罪當免爾及後犯細過將搨之
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况有過
手榜捶如舊隋書索元禮來俊臣之徒澤吻磨牙噬紳纓若
狗凝泥耳籠首枷揆兼暴拉脇截爪懸髮熏目號曰獄持
書禁食夜禁寐敲撲撼搖使不得寐號曰宿囚制獄作鐵籠
繫囚首加以楔至腦裂死又橫木閉手足轉之號曬翅或縛
囚梁上縋石於頭唐本傳來俊臣前後夷千餘族生平有纖
介皆入於死按事百不一貸鞠囚不問輕重皆注醢于鼻掘
地為牢或寢以匡溺或絕其糧大抵非死終不得出唐本傳
周與曰囚不服納之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承唐本傳王弘
義曰我文檄如狼毒野葛始賤時求傍舍瓜不與乃騰言
園有白兔縣為集衆捕逐畦瓜無遺內史李昭德曰昔聞
蒼鷹獄吏今見白兔御史唐書李嵩王旭李全交皆酷京師

號三豹唐書王宋越御衆嚴酷好行刑誅睡眊之間動用

軍法宋書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炙三年艾不見屈突
蓋北史魏崔羊祉天性酷忍所經之處人號天狗唐書以深

刻為奉公唐高季倫傳

傳刻深寡恩戰國策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斧鉞之誅
步過六尺者有罰弃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水而論囚七

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新序
集傷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嚴霜肺石少不寃之民棘林
多夜哭之鬼文選王元長扶瑕刺骨文粹

本朝酷吏所至號鬼車坡詩

遺愛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詩甘棠

史士鞅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左襄十四仲尼

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左昭二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佩

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琴之聲說趙良曰五

段大夫死秦國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史商桓公友封

鄭河洛之間人便思之史鄭欒布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

立社號曰欒公社漢郊志朱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

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

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民歲時祠祭不絕西漢本傳何武為宛

州刺史徙京兆尹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漢西劉陶駮

除順陽長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駮

駮何時復來安此下民後漢書秦彭為開陽城門候拜潁川

太守老弱攀車啼號填道東觀漢記鄧訓迂烏相校尉卒官吏

民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騎

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號咷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

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後漢范曄郭伋王莽時為

并州牧建武中復為牧伋前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

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

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

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後漢种暠為度遼將軍薨并涼人

咸為發哀單于每入朝賀望見墳墓輒哭泣祭祀數趙廣

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

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帝下廣漢廷尉獄吏民守闕號

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

小民通鑑漢宣雒陽令廣漢王渙凡所平斷人莫不悅服

京師以為有神是歲卒官百姓市道莫不咨嗟流涕喪而

歸道經弘農民庶皆設樂按於道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

持米到洛陽為吏卒所鈔常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

枉故來報恩雒陽民為立祠作詩每祭輒絃歌而薦之通鑑

漢和紀蜀人所在求為諸葛亮立廟漢王不聽百姓遂因時

私祭之於道陌上通鑑綱目狄仁傑為魏州刺史有惠政百

姓為之立生祠後其子景暉為魏州司功參軍貪暴為患

人遂毀其像焉通鑑唐中宗劉審交卒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

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壟詔許之州人相與就

哭而葬之為立祠歲時享之通鑑後漢隱諸葛瞻亮之子亮卒

蜀人思亮之德咸愛瞻才敏有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皆

相告曰葛侯所為也是以美譽過實蜀志羊祜為荊州刺史

祜薨立碑岷山百姓見其碑莫不墮淚號為墮淚碑祖

述病卒豫州士女若喪考妣淮梁百姓為之立祠晉羊祜

卒南州人為之罷市巷哭者聲相接晉王駿都督涼州後

薨民吏樹碑讚述德美長老見碑無不拜之言其遺愛如

此晉羊祜卒參佐劉繪牋杜預曰昔召伯所憇愛留甘棠

宣子所游封殖其樹夫思其人尚及其樹况生存所辟之

士便當隨例放弃者乎晉書賈敦頤為洛州刺史有惠政

百姓植碑頌美及敦美為洛州長史又立頌於兄碑之側

號棠棣碑唐書本傳韓愈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

以姓字之唐書本傳

傳姚元崇牧荊州二年受代日闔境民吏泣擁馬首遮

道不使去所乘之馬鞭鞞民皆截留之天寶遺事

傳桐鄉建遺烈詩攀車卧轍之戀爭塗忘遠去思一借之

情愈久彌結齊詩安永思清風歎息仁光陳集勿剪棠猶

在劉集嘗為縣縣懷其化至于州州濡其澤凡我子孫莫

不戴柳文慕莅止五載飲和革心東馬來朝熊羆墮涕問公還

期觸必祝之劉賓客汴人聞公之東近而愈懷翹翹瞿瞿尺西
其首同上但愁徵拜日無那借留何劉長卿况茲樂土嘗扇仁
風式訪顛毛兼詢憇樹吏盡攀轅之士民皆遮道之人絲
以歲時深在肌骨李義山文夢寐仁風花樹前元稹戎夷野祠
毗庶巷祭尚武疾甲雜老歌思如丹尚存杜牧之
本朝韓魏公所歷諸大鎮皆有遺愛人人畫像事之獨魏
人於生祠為塑像歲時瞻莫比狄梁公三朝言行錄温公薨京
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
萬數神道碑

歛怨

經怨有同是叢于厥身書无召敵讎不怠書微歛怨以為
德詩蕩

記百五八

六

子怨者禍之原也禍之所生必由積怨積怨之成在於慮外
防怨不密而禍害臻焉劉子謹陳
史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左文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
而階亂何以在位左成晁錯父謂錯曰口語多怨公何為
也通監漢文紀

傳蓄怨積讎比於丘山新序
集閑園不解栽桃李滿地惟聞種疾藜白侍郎互禍胎怨
府起自十商李商隱

培歛

經剥牀以膚凶易剥卦互碩鼠刺重歛也蠶食於民貪而
畏人若大鼠也詩擇三有事宣侯多藏詩十月之交箋小
東大東杼柚其空詩幽小孟獻子曰與其有聚歛之臣寧

遺愛 歛怨 培歛

有盜臣紀大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入矣同季

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論語互見以水

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

賊也孟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荀王判

斬刈民力輸掠其聚左昭二年頭會箕歛史陳陸驗徐麟

為大市令並以苛刻為務百賈畏之朱异尤與之昵世謂

之三蠹南史朱旁緣苛禁侵刻小民富者不得自保貧者

無以自存西漢食賦斂以趣辦西漢薛言利事析秋毫漢

熬天下之脂膏斷生人之骨髓東漢王鹽鐵使王搆

自掌鹽鐵正入不充而羨進相次侵求聚斂迫於星火唐

聚斂之臣剥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通監唐

刻剥及錐刀謝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

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孰知

記夏八

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柳文捕蛇者說

風力

豪彊熟反服之漢朱博傳動搖山岳震懼州縣西漢

豪彊脅息嚴延奮髯抵凡西漢朱貴游攝伏基閣生風

權戚縮氣唐魏謩傳屈突通莅官勁正有犯法者雖

親無所回縱其弟蓋為長安令亦以方嚴顯時為語曰寧

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新唐書

上御五鳳樓酺宴觀者誼隘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雨不

能遏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為理嚴為人所畏

請使止之上從之安之以手板繞場畫地曰犯此者死於

是盡三日人指其畫以相戒無敢犯者通監唐元宗李巽

精於督察吏人居千里之外戰栗如在巽前通監唐憲宗

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不償京
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日期滿不足當死一軍
大驚中尉許于上上遣中使宣旨迭奉軍孟容不之遣中
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為陛下尹京畿非抑
制豪強何以肅清輦下錢未畢償昱不可得上嘉其剛直
而許之京城震慄通監唐書憲宗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
蕩波同馬長卿無假里端之籍而惡子咸誅碑野無遺寇碑
老奸宿賊消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迹絕韓文上當街一
叱百吏走馮敵胷中函匕首兇徒側耳潛愜心悍臣破膽
皆杜口謝擁傳從北來飛霜日千里點吏斂手密綉衣
柱吏何昂藏鐵冠白筆橫秋霜白集四面風動一道地裂

文徵祥

李昱 奮髯走猾吏嚼齒對姦將坡詩

不畏強禦

經維仲山甫不畏強禦詩丞民

史當官而行何強之有左文申屠嘉為丞相太中大夫鄧

通方隆幸愛貴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為檄召通詣府不

來且斬通通詣府嘉責通曰吏今行斬通通頓首首盡出

血不解史申屠嘉傳石奢堅直廉正無所阿避史刻轢宗室

侵辱功臣史趙奢為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不肯出奢

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史趙搏擊豪強西漢程

專厲強壯蓬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西漢趙刺譏不憚將

相誅惡不避豪強西漢王鋤耘豪強同郅都為濟南守先

誅閭氏三百家豪猾餘皆股栗前漢鮑永為司隸校尉鮑

恢為都官從事抗直不避強禦東漢李膺為司隸校尉時

張讓弟朔貪殘無道懼罪逃匿兄讓舍藏於合柱中膺知

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殺之東漢董宣為洛

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主出行而以

奴驂乘宣叱奴下車殺之東漢張綱奏大將梁冀曰以藟

莢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為封

豕長蛇肆其貪饕上天不赦大辟宜加書奏京師震恐後漢

元日朝賀梁冀威儀不整侍御史陳翔請收罪後漢司隸王

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石顯等顛擅權執大作威

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

懷邪迷國通鑑漢成蕭咸私謂王閔曰董公為大司馬冊

文允執其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

不心懼通鑑漢成紀光武謂諸將曰當備祭道吾舍中兒犯法

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通鑑漢光武紀竇景擅發邊兵驚惑吏民

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

河南尹附阿貴戚不舉劾請免官按罪通鑑漢和紀群臣朝賀

大將軍梁冀帶劔入省尚書蜀郡張陵呵叱令出敕羽林

虎賁奪劔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

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乃謂陵曰

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

不疑有愧色通鑑漢質紀吳樹為苑令之官辭梁冀冀賓客布

在縣界以請托樹樹曰小人茲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

將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

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

人害者數十人通鑑漢和紀下邳周紆為洛陽令下車先問大

姓主名吏數問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焉

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百爭以激切

為事貴戚跼躄京師肅清通鑑漢章帝紀互入韋澳為京

兆尹鄭光莊吏恣為問里患積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

通鑑唐元宗紀蘇良嗣遇僧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命左右

捽曳批其頰數十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

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通鑑唐武后武三思嘗以事屬

宋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何

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乎通鑑唐中宗紀太平公主與僧

寺爭碾磴雍州司戶李元絃判歸僧寺刺史竇從一大懼

亟命元絃改判元絃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

一不能奪通鑑唐宗紀宋璟為吏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為侍郎皆不

畏強禦請謁路絕通鑑唐宗紀柳渾雖為韓滉所薦正色讓之

不畏強禦

曰老相公以備察為相不滿歲而罷今公又甚焉混愧為之大震威嚴通鑑唐德宗紀李義府恃寵逼殺大理丞中丞王義方對仗叱義府令下三叱義府超出齣裴諤為金吾時禁屠郭子儀隸人殺羊諤列奏狀上以為不畏強禦同上

華陽國志

集四達埋輪震霜威於權石王略賓臺閣以之生風豪貴由

之斂手陳子昂傳摧宿豪如薙草視大權如歷塊唐王維文剛不避

強陳子昂集

陵善畏惡

經柔則茹之剛則吐之詩

史王温舒為人調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

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黜黜違強陵弱非

勇也左韋子產曰火烈民望而畏之水懦弱民狎而玩之

左法禁屈撓於執族恩澤不逮於單門東漢趙壹傳

抑強扶弱

史王尊為京兆尹拊循貧弱鉏耒豪彊漢本嚴延年為河

南守其治務在推彊扶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

傑侵小民者以文內之勸張湯為廷尉所治即豪強舞文

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前漢本傳

欲佐助雖具文奏之而又口

集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言之若千鈞左大中

任責

陵善畏惡 抑強扶弱 任責

經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詩伐或盡瘁事國或王事鞅掌詩

山職思其憂唐各司其局記曲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

也禮曲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

亡之記檀弓上

子食人之祿必憂其事諫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

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于兩觀之下同今有受人之牛羊

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

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歟孟丑孫抱閔擊柝者

皆有常職孟萬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

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同

史彙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左季子曰食焉不避

其難左哀十捕舉僚職西漢叔傳李廣當斬贖為庶人與

故穎陰侯屏居藍田南山射獵晝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

文

食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

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西鄧暉為上東城門候

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暉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

暉曰火明遠遂不受詔帝乃回從東中門入後漢書互

羊祜在軍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祭當營門曰將軍都督

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之安危也胤今日死此

門乃開耳晉書劉行本性剛烈周武時為掌朝大夫典筆

硯承御大夫取以進及行本將進承御欲取之行本抗聲

謂承御曰筆不可得帝驚問之曰臣既不佩承御刀承

御亦焉得取臣筆隋書元齡以度支係天下利害嘗有

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通鑑唐紀傳玄每有奏劾或值日

暮捧白簡整簪竦踊不寢坐而待旦由是貴游震懼臺閣

生風通鑑徐有功為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

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厨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為法官
臣不敢枉陛下法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遠近聞者相
賀通鑑唐武后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皆以為瑞杜景儉

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通鑑唐武后
后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即於黃紙後批之吏

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云批敕通鑑唐武后武三思
求為太子狄仁傑每從容言於太后太后曰此朕家事卿

勿預知仁傑曰何者不為陛下家事臣備位宰相豈得不
預知乎通鑑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

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
詰其專殺之狀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

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內左
右巡使當奏上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

五

五

蔡

朕亦畏之通鑑唐憲宗韋思謙曰丈夫當敢言地須明目張膽

以報天子焉得錄錄保妻子耶唐書本傳段志元與宇文士及

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二將軍所士及披戶內使

志元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元曰夜不能辨不

納比曉帝嘆曰真將軍也周亞夫何以加唐書本傳韋思謙

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鷓鴣鷹鷓豈眾禽之偶唐書本傳韋思謙

擢監察御史嘗曰御史出使不能動搖山岳震懼州縣為

不任職同上

集城尉不弛拆選西京賦豸角當觸邪白侍大厦如傾要梁棟

杜戮力效鷹鷂同上

本朝視其晚艱者而安植之求其蒙茸者而疏理之坡集

任怨

汪責

史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
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三十一壤子產為政豐
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上同鄭子產作
丘賦國人謗之子寬以告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民
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
左昭四年上曰近廣京城於存歿擾動誠多怨謗之語朕自
當之它日終為人利通鑑五代周世宗

本朝王曾為相常曰恩若已出怨當誰歸魏公杜衍字世昌慶曆四年拜相力止內降之敕時有權要干請者上曰朕內降不難然宰相衍公正介執必不出敕或有不得已而降首衍皆收之俟及十數即封還之上嘗曰衍助我多矣各臣傳歐陽脩尹京寵貴犯禁令必實於法雖詔命有所不從言行錄

不勝任

經鼎折足覆公餗言不勝其任也易係九載績用弗成書
子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孟子
史墮弱不任職西漢息屋大柱小可為寒心西漢李尋傳
集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柳祥人傳

尸素

經尸厥官罔聞知書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
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詩伐無功而受祿同處其位而
不履其事記表詩

子齊宣王好竽必三百人齊吹南郭先生不知竽者而濫
於三百人之中以吹食祿韓子主民翫歲而愒日左昭

蜀苦蓋又說又丞相取充位 西漢張湯傳師古曰但充曠

職尸官 西漢許持祿保位 西漢康衡等贊拱默尸素 西漢

傳尸位素餐 西漢朱 齟齬廉謹備負而已 西漢曠貴最久 西漢

史傳曠官 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耶 通鑑漢 馬胤

孫為中書侍郎時人目為三不開謂口印門也 通鑑五代

入緘 盧懷慎與姚崇同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

人謂之伴食宰相 通鑑唐 源乾曜拜左丞相李元絃杜暹

知政事乾曜遂無所參議但唯諾署名而已 元宗實錄

傳記 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 史通

集 空食疲廊肆 詩選 濫吹垂名實 選雜 食焉而怠其事必有

天殃 韓文 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

徒安坐而食 韓文 進家請官供不報荅無異鼠雀偷太倉

趨事赴功

經 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書大 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詩米 樂

事勸功 記王制

子 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辭賤軍旅不辭難 韓興天

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害 荀子

史 公家之利知無不為 左 自詭效功 西漢京 擢臣巖穴誠

莫有益毫毛豈徒使臣美食大官重高明之地哉 西漢鮑

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 東漢

傳 鄧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

名於竹帛耳 通鑑漢 范滂為清詔使登車攬轡慨然有澄

清天下之志 後漢 王莽敗赤眉賊眾至鄧禹引師退眾憚

為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題其前後亂着器中令各採

之張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易乎漢後祖

述劉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

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本陶侃見諸參

佐或以談戲廢事乃取其擣蒲博具以投于江晉本陶侃

荆州刺史終日斂膝危坐軍府眾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間

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

但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弃也通鑑晉

隋大將軍麥鐵杖謂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然艾

炙頰爪帶歎鼻治黃不差而卧死兒女手中乎乃自請為

前鋒通鑑隋湯帝紀紀骨肉皆天子所賜得效筋力豈敢有辭同韓

混曰今兩河無虞河湟二十餘州可復也其資糧之費臣請

主辦通鑑唐德宗紀紀右僕射李靖以疾遜位疾小瘳每二兩日至

門下中書平章政事詔大舉討吐谷渾上欲得李靖為將

記曰五九

為其老重勞之靖聞之請行上大悅通鑑唐錢鈔自少在

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歌

而寤名曰警枕置粉盤于卧内有所記則書於盤中比老

不倦或寐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銅丸

于樓墻之外以警直更者通鑑後梁均王

集山甫勤於夙夜吳漢不離公門選博爭先萬里塗鮑昭

詩男子本懸弧有志在四方韋應志士中夜心良馬白日

足賈閻仙文

避事

史縮肉城六不任事之兒也西漢五表粲身居劇任不肯當事主

事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閑居高臥通鑑謝朓求出為吳興太守

置酒數斛遺其弟淪書曰力飲此勿預人事通鑑齊



避事赴功 避事

為世輕重

經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命書說若作酒醴尔惟麴蘖若作和羹尔惟鹽梅同上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書畢君子所依小人所腓詩也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邦家之光詩黼山四方是維天子是毗詩節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巧赫赫師尹民具尔瞻詩節行婦於周萬民所望詩都綱紀四方詩極為周之翰詩崧夫子之得邦家也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緩之斯來動之斯知其生也榮其死也哀語

子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孟子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孟子下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前樂論

史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左年十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孝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史孔子後世藏孔子衣冠琴書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高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同上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史鄭毛先生遂一至楚使趙重於九鼎大呂史記平原君傳夷吾所居國重史齊魯仲連不肯帝秦而秦將聞之却五十里史本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史記楚春申君魏信陵君救趙秦軍為之却三十里史平原傳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

為由輕重

敵國云史游俠所在國重所去國輕戰國諸侯以公子賢

多吝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史魏无為國柱石漢霍為一

代之柱臣漢蕭何李將軍死天下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前漢

傳魯以季友治乱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

增存亡百萬之眾不如一賢漢孟軻雖連音蹇猶為萬乘

師漢揚雄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

去見思主有榮號死見奉祀漢入下想聞其風采西漢

漢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西顧之憂後漢冠自天子及大

臣皆賴恃之東漢安傳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

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嘆曰寧為刑罰所加不

為陳君所短東漢本傳互種曷為益州刺史得百姓心後

匈奴寇并凉二州桓帝擢為度遼將軍由是羌胡龜茲莎

車烏孫等皆來順服至司馬薨并凉邊人咸為發哀匈奴

記百六一

聞之奉國傷惜車于每入朝賀望見墳墓輒哭泣祭祀後

本傳互入政吳公隱若一敵國東漢吳容貌堂堂國之光

輝智慮謀略朝之淵藪東漢伏陳寔卒海內赴弔者三萬

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東漢孔融云鄭君里門四方所由

觀礼其廣令容高車結駟名為通德門後漢鄭天下安注

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

分也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通鑑漢士者國之重器得士

則重失士則輕通鑑漢高頴為隋相公平識治躰隋之興

亡係頴之存沒通鑑唐牛僧孺揚於陵裴均盧坦此數人

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臧者也通鑑唐

鄭注求為鳳翔節度使請禮部員外郎韋温為副使韋温

不可或曰拒之必為患温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

從之有不測之禍卒通鑑唐文宗遠慮王衍口中雌黃朝野

為世所重

謂之一出龍門晉書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浩傳殷桓彝

初過江見朝廷微弱憂懼不樂往見王導極談世事還謂

周顛曰向見管夷吾无復憂矣晉書王導傳時江左草創網維

未卒温嶠殊以為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

夷吾復何慮嶠傳殷浩弱冠有美名三府辟不就時擬之

管葛王濛謝尚同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晉書為儉歲之

梁稷寒年之熾續齊傳北齊主登童子寺望并州城曰此

是何等城或對曰此是金城湯池天府之國齊主曰我謂

唐豈是金城此非金城也史太宗授李緯為兵部尚書房

元齡在京城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元齡聞緯拜尚書

如何曰但說緯好鬚別更无它語遽改緯洛州刺史其為

當出準的如此唐書裴度威齊德業侔於郭子儀出入中外

以身繫國之安危為時之輕重者二十年凡命將相無賢

不肖皆推度為首唐書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唐書郭子

唐李栖筠初封贊皇縣子喜獎善而樂入攻已之短為天

下士歸重不敢有所斥稱贊皇公公云本傳開元後天下稱曰

曲江公而不名唐書元河北恃公為金城唐書元德秀

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魯山唐書卓秋公之賢北斗以南

一人而已唐書裴度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

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齊德業比郭汾陽而

用不用常為天下重輕天下莫不思其風烈唐書唐太宗

手詔曰出南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

无復人矣唐書杜如晦與房元齡共莞朝政天下浩然

歸重唐書柳芳稱魏證死知與不知莫不恨惜唐書揚綰薨

肅宗詔羣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綰之速耶唐書唐

肅宗時武臣无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大笑李勉劾不恭

為出輕重

肅宗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唐書李揆為盧杞所惡使番

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唐書裴度在朝而

河諸侯忠者懷強者畏今居東人人失望唐書王毛仲有

寵於元宗百官附之所不能致者宋璟一人毛仲有婚上

謂宰相宜與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客未敢卒筋待璟

父之方至飲不盡卮遽稱腹痛而歸通鑑互見李戡隱陽

羨里民有爭不之官而詣戡以辨唐書陽城隱中條山里閭

有爭訟不詣官而詣城決之唐書蘇源明曰吾不幸生衰世

所不取者識元紫芝也唐書

傳記夫山萬人之所觀仰育群物而不倦材用生焉寶藏

植焉飛禽萃焉走獸伏焉韓詩外傳

樂賢哲國之柱棟人之羽翼白論名蓋群后是謂宗臣陸

士衡謝公還欲卧誰與濟蒼生王駱賓今日朝廷須汲黯謝

北辰當宇宙南嶽據江湖同劇孟七國畏謝名成身退猶

係人望王駱賓後進歸之承望王駱賓言許可必自矜重謝

之大國梁棟中朝羽儀劉長萬里長城九重安枕同空表

一柱中天而獨立同倚為長城永固中夏白傳倚為長城

捨一日而不可同有賢大國豐无子一家貧男兒富邦家

豈為榮其身王建青山無逸人每竟大國貧張文若作進

退爾惟旗鼓若斷首尾爾惟常蛇若戮鯨鯢爾惟干將若

拯沈溺尔惟巨艦唐文粹

李范仲淹與韓琦必欲收復靈夏邊上謠曰軍中有一

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五

錄四海以公之用舍一時為國之安危臨徂徠魯東山而

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然魯人不稱其官而稱

其德以為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名之曰徂徠先

為世輕重

為世輕重

生者魯人之志也歐公撰石守道墓誌凡徇私者皆拍笑之曰你

一个包家見貪汙者曰你一个小司馬家呂氏家戎狄尤畏韓

魏公名允使契丹及來使者必問韓魏公安否行狀熙寧

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東坡雜記士

如稻苗待公秧臨流不渡公為航後山贈溫公沒京師民

盡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

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東坡撰溫公行狀遼人夏人遣使入朝

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神道碑施之事實則

可以慘舒四方之人見之筆墨則可以照耀萬世之下宋

集魏野謂寇萊公曰盛刺不復還留為山家之寶唐宋如

日出時眠者皆作如雷震時蟄者皆動東坡吏民瞻師尹

之儀刑蠻夷識漢相之風采東坡凡今中外執事膂力之

畢陳視吾一二老臣進退以為節知若無事而引去人將

紀百二十一

五

相顧而自疑東坡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為輕重若

根本強固則精神折衝故為呂臣奉已而不在民則晉文

無復憂色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為之寢謀朕思

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為而日尊

東坡國以得人而強如猛獸之衛藜藿以積賢為寶如珠

玉之茂山川湛然無營物自蒙利故崔公發議則淄青慙

服知朝廷之有人蜀使抗詞則孫權回顧歎張昭之不在

上神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

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无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

千人聚觀之東坡集司馬楊綰當朝天下喜山谷兒童誦

君實走卒知司馬東坡范仲淹知開封京師謠言曰朝

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本傳范仲淹卒天下想

聞風采賢士大夫以不獲出其門為恥下至里巷及夷狄

為世輕重

皆知其名國史本傳天不生仲尼萬古長如夜唐庚集載蜀道館舍壁間詩

不足輕重

經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孔曰言无所輕重語子張

子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孟子

嬰兒傷人而被傷者不以為怨侏儒嘲人而獲嘲者不以為辱劉子

史漢高論功行封欲以曹參為第一鄂千秋曰雖無曹參

等百數何缺於漢西漢蕭何傳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

言不足怒也西漢匈奴傳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

後漢馬援傳不知貶毀之於已猶蚊虻之一過也後漢孔融傳

傳鴻鵠一卒千里所恃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

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韓詩外傳互入牛

北百六十一

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魏董尋云

集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譙自表生無益於一毛死何異

於腐鼠王建互見委弃一縷鴻毛天地中白侍郎

雖有若無

經折其右肱雖左股在豈足用乎易畧子曰誦詩三百授

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語子路

子庶羞百品雜進於盤几而咽不下無為於貴饌矣抱璧

而徒乞无為於貴寶矣子華堂谿空見韓昭侯曰今有白

玉卮而无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韓非金弧玉弦

無激矢之能抱朴子土飯瓦甃不療於飢同上玉屑盈匣不可

琢為主璋剖絲滿篋不可織為綺綬雖多亦奚以為也劉

史趙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史記趙吳伐齊子

不足輕重 雖有若無

晉曰得志於齊猶獲石田無所用史記吳兵不完利與空

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

能中與无矢同中不能入與无鏃同西漢夫全趙之時

武力鼎士核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

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而不能還厲王之西也

西漢李善淹貫古今不能綴辭故人號書麓唐豆温曰

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

不若一羸通鑑矢雖注不射刀雖幸不擊稍雖利不

刺通鑑傳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劉柳曰卿讀書而

无所解可謂書麓矣晉書劉柳傳

傳記無刃之兵不毒之蟲无能為也通典駢指在手必假力

於千鈞附贅居身非廣形於七尺史通鏤冰為壁不可

得而用也畫地為餅不可得而食也通史陶犬无守夜之益

尾雞無司晨之警韓詩外傳

樂劍鏤七星非有司天之用鎌齒五岳寧識崇朝之雲是

知策彼泥龍不能令其逐日乘斯流馬安可使其奔電梁

堅表干將之刃未磨瓜匏不能傷篋露之機不發魯縞不

能穿王充薄戍綿幕无異蛛蝥之網弱卒細甲无異螻蛄

之衛左太玉卮无當去声雖寶非用張平子南都賦互

有聲之玉无類之珠不置於佩服掌握之間皆非其所有

白傳集

宋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

得以為粟東坡喜雨亭記

記纂淵海卷第一百六十

雖有若無

矜式

經萬邦作式書微子君子是則是倣詩鹿文武吉甫萬邦

為憲肅文文武是憲式是百辟烈四方其訓之

百辟其刑之並詩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

法言而世為天下則記中後世以為楷記儒見而民莫不

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記中子思之母死於衛

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平觀礼記檀德

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

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孝經聖治章

子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孟子下公規矩方員之至也

商婁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為法則荀勸規者所以圓方

物矩者所以方万物淮南子

史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左昭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

方皆則之史孔子天下模楷李元礼後漢經為人師行

為儀表後漢伏士之模楷國之楨榦東漢盧賈彪遊京師

與郭林宗為談論之首一言一行天下以為準的袁山松

殷浩為風流宗通鑑晉吐言則為訓辭泣世則為物軌東

李陳仲奉語上張湛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東漢庾

亮端委廟堂百僚準則魏書謝魏舒堂堂人之領袖晉書

傳師範億載規模萬古史通

集作範後昆文選楚立行可模置言成範昭王百代之

儀表千年之領袖文選齊故行為時領袖言作世著龜白

郎清能律貪夫上言為代之軌物行為人之師表唐張崇

姚崇

神道萬世之標準韓文伯吐辭為經卒足為法韓燭然為
世程劉禹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雖
不常為人用而自然可貴李義風度可以師長人倫動靜
可以訓齊天下唐文粹羽儀振鷺黼藻群龍唐文粹
本朝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
地之化關盛衰之運東坡作潮州韓文公碑

表帥

經正色率下書畢命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

子率馬以驥不亦可乎楊修身

史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柔驥為汰弗敢違也左襄十三年

公孫洪用節衣食為百吏先史記太史公自序万石君居家子孫

在側雖燕必冠西漢石奮傳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後漢清節

為百城表南史表耿介為宗臣表唐李勉傳

委棄

經折其右肱雖左股在豈足用乎易略譬彼壞木疾用無

枝詩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朽也語公冶長

史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

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莊子

所斲者真土梗耳莊子山木篇玉屑盈匣不可琢為珪璋剡絲

滿篋不可織為綺綬雖多亦奚以為也劉子互見腐木不

可以為屋淮南弊車斷縻在旃茵之上雖負者不搏也同上

史臧紇曰衛侯其言糞土也左襄四年不可教訓左一國弃

之如遺跡焉國語如行人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

之將不可以語勇西漢韓信傳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通鑑

帝顧視趙戒胡廣猶糞土也陳漢李駑馬鈇刀不可強扶通鑑漢王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晉書劉輿猶膩也近則汚人晉書本傳

傳記李台叟曰韓八座事藝如折韃線無一條長北史韓昭凡事如僧剃髮無有寸長外史吐菓之核棄藥之滓中糞土同捐同十

宗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蓄無用之臣建曹子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棄文選任其要領不足以膏齊齊名字不足以汚簡墨韓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才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而後知其非棟梁之才超逸之足也韓愈為人求薦書互見救援門卧木易成蠹棄花難再春孟東泥沙難振拔劉賓客生無益於一毛死何異於腐鼠王建

為人鄙賤

經國人不齒也鄒風出鄉不與士齒王屏之遠方終身不齒王問子西曰彼哉彼哉語

子徧國中無与立談者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荀百姓賤之如佞所當為也惡之如鬼荀王吾視子蒙蒙若未視之狗子耳惠子

史吳起嘗李於曾子其母死起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史記非子之座史有陳湯家貧勾貸無節不為州里所稱本傳西轎主父偃李長短縱橫術游齊諸儒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游趙燕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曲漢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漢本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說狗鼠不食汝餘世說第五倫少蘊藉不修威儀

委棄 為人鄙賤

以此見輕後漢本傳度尚不修學不為鄉里推奉東漢本傳晉張載

貌醜游洛陽市群女以瓦石投之晉書家中枯骨何足介意

通鑑漢紀梁尚書虞鷹嘗為王偉所辱乃唾其面偉曰君不

讀書不足與語梁山祖揚釗不學無行為宗黨所鄙通鑑唐孫

晟素輕馮延巳謂人曰金盃玉盃乃貯狗矢乎通鑑周太

與揚子撰法言孟富貴人賈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不聽夫

富人無義正如園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王充論衡問閭

闢首名教所絕文選季緒瑣瑣何足以云選歲

推尊

經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詩之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張達巷黨人

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

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語子故雖天子必有尊也

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孝經

子儒家惟有孟子闕遠微妙緼奧難見孟子道則高矣美

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孟子天下有達尊二爵一

齒一德一孟子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

之也孟子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以予觀於夫子

賢於堯舜遠矣孟子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後序閔百聖而

不慙蔽天地而不恥能言之類莫能加也揚子五百篇

史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

如雷霆左襄十循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左天下

言風流者謂樂廣王衍為稱首晉書樂毅浩為風流談論

者所宗晉書器業殆人望也南史宋仲仲抑顧博學罕所

推謝見虞世基曰海內共推一人非吾儔所及也清門地

人物文文皆當世第一唐書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

百年愈抃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

所以過况雄為不少矣唐書韓愈傳

集與日月俱懸鬼神羊奧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文選

昭昭若三辰之麗乎天滔滔猶四瀆之紀于地安陸碑日

月不息師表常尊文選任助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李

州書自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

獨步惟公一人李太白集何蕃入太李二十年李成行尊諸生

推頌不敢與蕃齒韓文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偏天

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焉然而社祭穀句龍與弃乃其佐享

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

當座以門人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拜跪薦祭進退誠敬

記了六十一

礼如親弟子者句龍弃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

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然其祀事皆无如孔

子之盛所謂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其賢於堯舜者

此其效歟韓文如州昭乎日月不足以為明萃乎泰山不

足以為高魏乎天地不足以為容韓文伯夫子之道闕肆

尊顯二帝三王无以侔大也王柳文宣坐上无人第二流劉

客死而可作當小天下裴度作

本朝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

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

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尺天下之大觀而憾

矣栾城集上聖人之道譬如山海藪澤之與人之入於中

者莫不皆得其所栾城韓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

下所共傳而有也歐陽公書曾子文章象无有水之江漢

素服

經君子不厲而威不言而信記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記下古之人一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記文王世子

子一雀適羿必得之威也雜齊王謂子思曰先生

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孔伯夷

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管天不言而人推高

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荀子互見素

史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為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戰國

蒲且脩繳鳧鴈悲鳴逢蒙撫弓虎豹哀嗥說陳遵每至

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西陳耿純嘗為東都太守

威信著於衛地東都閭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降大

兵不戰而還通相氏累世臨荊州士民畏之通郭子

陸機與弟雲俱入洛造張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通郭子

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烈名重海內人所信服通郭子

儀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通韓愈為

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

也通崔仁師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事无枉濫請速死

无一人異辭者通楊綰久積公輔之望及大拜詔下朝

野相賀續世說

傳記齊澣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曰欲知古事

問仲舒欲知今事問齊澣則无敗政矣韋綸戎幕閑談

集養由游睇而猿號幽太李諸生推頌不敢与何蕃

齒韓文何駒驥未馳知有致遠之力干將未割知有剗堅

齒藩傳

之功 高亭夫

本朝胡安定先生弟子散於四方隨其人賢愚循循雅飭
 其言談平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孝者相語稱先
 生不問可知為胡公安定田夫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
 婦人孺子知其為君實也東坡温邵康節常以春秋時
 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僕隸皆
 知歡喜尊敬蘇詩刻木而為人朝夕而拜之它日析之以
 為薪猶且忌之老望重者无所為而人自服東坡富人之
 謀利常獲世以為福非也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
 素厚所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眾已
 先成之矣東坡集宝刀匣不見但見龍雀環何曾斬蛟虵
 亦未切琅玕胡為穿窬輩見之要領寒東坡集藍田生美璞
 未琢價連城山谷互見自有定價



心服

經獻子加於人一等矣記檀弓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

食沒齒無怨言語憲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語子罕

子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上公以佚

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孟子子立

以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

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也貴賤長

少莫不秩秩然而貴敬之荀仲尼賈瓊曰夫子中十五為

人師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文中

命敬佩玉音服之無斃文中子

史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

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史記仲尼新垣衍謝

曾仲連曰吾今日知先生為天下士也史記管仲富擬公室

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史記太史公曰假令晏子而

在吾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史記管仲張儀曰此在吾術中

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史本吳起謂田文曰請與子論

功可乎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

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

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宿從

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

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

屬之子乎屬之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通鑑匹

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人劉向戰國策序梁丘據曰吾至死不及夫

子建本萬石君以孝謹聞雖齊魯諸儒實行皆自以為不

及前漢本傳相如至一坐盡傾西漢司馬相如每讀詔書嘗嘆

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後漢第五倫傳王延壽作靈光殿賦後

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遂輟翰東漢陳寔

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諭曲直退無怨者

至乃嘆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卒海內赴者三

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後漢互見馬援與越人申明舊

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通鑑漢博聞強

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魏志陳矯傳董允代費禕為尚

書令旬日之中事多停滯允歎曰人才力相懸若此非吾

所及蜀志互入陳壽撰三國志時人稱善夏侯湛時著魏

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晉書本傳王粲才高辨論應機鍾繇等

為魏卿相至於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魏志本傳注司馬懿與

諸葛亮相距于五丈原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

走經日乃行其營壘曰天下奇才也晉書管輅嘗謂人曰吾

與劉穎川兄弟語魏書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晉書劉

石勒陷京師呼王衍與相見勒甚悅之謂其黨曰吾行天下

多矣未嘗見如此人晉書郭奕高爽於時少所推先見阮

咸心醉晉書阮咸傳謝安嘆曰朝廷大事所不能決者以諮王

公魏之無不立決通鑑晉徐羨之起自布衣又無學術直

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通鑑

紀晉恭王澄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王

衍尤重澄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敢復有言輒云已經平

子矣晉書陸雲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焚其筆硯晉陸機傳石勒曰

若遇漢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有晉載記侯景曰吾跨

心服

鞍對陳刃石交下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惜通鑑紀柳

顧博學罕所推謝見虞世基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

儕所及也隋書田承嗣傲很不軌謂子儀使者曰茲膝不屈

於人父矣今為公拜舊唐書郭子儀傳自愈沒其言盛行學者仰

之如太山北斗唐書韓愈傳李密見太宗不敢仰視退而歎曰

真英主也唐書尹思正為大府卿時侯知一亦厲威嚴吏為

語曰不畏侯卿杖祇畏尹卿筆唐書李祐曰吾夜入蔡州擒

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温御史唐書本傳孫逖典制誥

為代言最張九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唐書孫逖傳張

說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唐書

互見事出意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

章在光燄萬丈長唐書李密謂徐文遠曰始謂先生儒者不

達時事今乃坐決大計何其明也通鑑唐高祖岑文本嘗稱馬

周論事援引事類揚推古今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

可增亦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通鑑唐太宗辛彥之撰新

禮沈重名為碩學彥之與重論議重不能抗於是避席而

謝之曰辛君所謂金城湯池無可攻之勢隋書郭子儀勞回

紇皆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舊唐書本傳吾儕五人智不

及一韋公唐書韋顛傳

傳記 彌衡高論冠世來遊京師詆訛朝士及南見趙戩嘆

曰鐵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略元微

之劉夢得韋楚客會於樂天之居因論南朝興廢事各賦

詩夢得首唱一揮而成白公曰四人採驪吾子先得其珠

其餘鱗甲將何為三公罷吟鑑戒李相讀春秋誤以叔孫

媯敕畧呼為敕畧有小吏曰某緣師受誤呼文字聞相公

呼媯為媯方悟之耳公曰不然因檢釋文果敕畧反公大

博號小吏為一字師撫劉孝標有重名無所與讓惟服謝詠置几按動輒吟味其文顏氏家訓

集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詩古使人意奪神駭心摧骨驚

江淹別賦天下進士望風難畏以為瑞人神士朗出天外不可梯接望門不敢造皇甫湜作韓愈神道碑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韓作詩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韓所聞昔已多所得今

過前久聞名始相萬不試而一出焉猶為當世甚重若使幸得出于十二三則巍然為偉人與世無窮其可涯也互

幸輕明重柳文觀其掉鞅于術藝之場游刃乎文翰之林風雨生於筆札雲霞發於簡牘左右圍視朋儕拱手甚可壯也文

觀微容而敬聞嘉話而慕同上作永柱雪車二詩出盧仝孟郊右樊宗師為獨拜文取卷開讀喜嘆入骨孫可豈獨

書紳可以銘心唐文粹

未切眾工讓口無敢先臨川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不能取尺寸地宣王受其巾幗之辱而不敢出兵其已死按行

軍壘猶曰天下奇材也元城欲知君得人失者亦稱善東詩擅場推老手後温公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呂

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心誠服之劉諫議互見伏善

景仰

經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詩燕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詩車泰

山巖巖曾邦所瞻詩固願聞名於將命者記少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統景行先哲孝經序

子君子若華山松栢既多望之自不知厭晏子

史 太史公曰余讀孔子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

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史記

子世家竊伏海濱聞暴公子威名舊矣西漢傳講聞高誼

之日久矣西漢傳竊高下風之行西漢傳陳蕃周舉相謂

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東漢傳李

膺與郭林宗泛舟洛水之上望之者以為仙舟後漢傳李

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效晉書王

宋纖沈靜不與世交隱居南山太守楊宣畫其象於閣上

出入視之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造焉纖不見岌嘆曰吾

今知先生人中之龍也晉書陸象先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

日不見則鄙吝生矣唐書房瑄每見德秀嘆曰見紫芝

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

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也唐書仰之如太山北斗唐書

世百方十二

五

韓愈

傳記 夫山萬人之所觀仰韓詩外傳

集 後世仰末照李白集所恨不見之猶如仰昭回李白集管鮑

久已死何人繼其蹤李白集五雲多處是三台杜詩羽儀之拜

日月以數皇甫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凰之始見

也爭先覩之為快韓愈與李勣書瞻仰德宇高踰嵩岳杜牧四岳仰

維嵩之高劉賓客健筆高科早絕倫後來無不揖芳塵同鮑

聞聲名渴見風采杜牧四瀆宗海眾星拱天唐詩洗心瞻

仰天漢彌高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並同

何令人景慕一至於此同上

本朝 惟門墻之高未始得望故竿牘之藜無容自通如其

仰望之勤未始頃臆之間臨逝懷英俊之並游恨無羽翮

而飛肉集白雲在天引領何及東坡集

景仰

敬畏

經豈不爾思畏子不敢王風邠人有其兄死而不為縗者聞子臯將為邠宰遂為縗大車記檀弓互見先聲

子李景讓為御史大夫大臣貴戚看街樓皆泥之畏其糾彈金華子

史晉士會將中軍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左宣十六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足耶畏之也史曾仲郭解出入人

皆避之史游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史俠傳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群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史賈誼過

序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也史記齊世家匈奴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史本威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

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

門趙人祭西門從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通鑑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楚

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通鑑李牧為將居代鴈門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

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单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通鑑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通鑑漢天子我丈人行

為亂畏大臣絳灌尋未敢發通鑑漢武天子我丈人行也西漢李膺為度遼將軍膺到邊荒胡皆望風畏服先

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送還之通鑑韓韶為羸長賊聞其賢相戒不敢入羸境通鑑官人黃皓畏董允不敢為非終

允之出皓位不過黃門丞通鑑魏邵陵張華盡忠帝室

彌縫遺闕賈后雖凶險猶知敬重數年之間雖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通監晉 惠紀王毛仲有婚事上謂宰相曰卿等宜與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客未敢舉筋待

璟久之方至通監唐元宗 互見宴會淮南大將王韶欲自為留後令將士推已知軍事且欲大掠韓滉遣使謂之曰汝敢為亂

吾即日全軍渡江誅汝矣韶等懼止上聞之喜謂李泌曰滉不惟安江東又能安淮南真大臣之器卿可謂知人通監

唐德宗紀孫期事母至孝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後宗本傳卓王孫為具召臨叩令王吉及司馬長卿令既至日中司

馬長卿謝病不能臨臨叩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相如不得已而強往一坐盡傾西漢司馬相如傳尹翁歸拜東海太守

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屬託邑子兩人終日不敢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西漢本傳坐者

皆屬目卑下之西漢蓋 竟饒傳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公孫洪等如發蒙耳西漢汲黯傳姜詩事母至孝

赤眉散經詩里死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東漢許劭本傳為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為吏莫不改操飾

行同郡袁紹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東漢本傳巨典

為御史無所迴避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後漢本傳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度

方知也東漢王烈傳黃巾賊數萬人見鄭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東漢本傳孔融深敬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

鄉曰鄭公鄉東漢鄭玄傳彭脩為州從事時賊張子林尋數百人作亂賊素聞其恩信即降曰自為彭君故降不為太守

服也後漢袁閔投迹深林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攻沒郡縣

百姓驚散閔誦經不移賊相約語不入其間鄉人就閔避

難皆得全免後漢書互見有定力周訪智勇過人聞王敦有不臣之

心常切齒數雖懷逆謀故終訪之世不敢為非晉荀巨伯

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

有義之國遂班師而還一郡並獲全世說裴令公目夏侯

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自敬世說宋璟嘗侍

宴在下坐張易之兄弟皆為列卿素畏於璟虛位揖璟曰

公第一人何乃下座續世說王敦又懷逆亂畏祖述不敢發

晉書劉謝安欲使王獻之題太極殿榜而難言之試謂曰

魏時凌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

懸橙書之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

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晉書獻之

王敦素憚周顛每見顛面熱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休晉書

周顛梁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

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

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本傳范叔孫

周顛

梁顧協

少清介

有志操

初為廷尉

正冬服單薄

寺卿蔡法度

欲解襦與之

憚其清嚴

不敢發口謂人曰

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

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

本傳范叔孫

周顛

王敦素憚周顛

敬畏

後漢書互見有定力

世說裴令公目夏侯

宋璟嘗侍

續世說

晉書劉

晉書獻之

王敦素憚周顛

世說

周顛

本傳

明皇

唐書

段秀實為

本傳

劉整居家奢麗

敬畏

之常服耳遇蔡子在坐而終日不自安蔡克別傳

○偵謀不敢東窺駝馬不敢南牧王璠昭千乘為之軾廬

中魏將敬滌耳以聽玉音啓四座皆辟易謝夷落落遙知真

漢相爭來屈膝看儀形劉賓客曹操不敢以兵強輒進孫權

不敢以境闊妄動彼相之力焉尚武黠吏偏驚隼貪

夫輒避驄劉長一坐凜生寒劉文崔徐跡未朽千載揖風

波上親賓改舊觀僮僕生新敬唐文粹蒼鷹獨立時惡鳥不

敢飛上三公不敢吏唐文粹日月垂於方寸不求不欺於人

而人不敢欺三不欺論

本朝范仲淹在延安夏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

小范老子曾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雁老子可欺也

五朝言司馬溫公為相遠人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

謹無生事開邊隙溫公神道碑文潞公在朝契丹使耶律求昌

劉霄來聘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文潞

公耶所謂以德服人者東坡德記傳欽之欲見陳師道知其

貧甚因懷金餽之及覩其貌聽其議論竟不敢以出口道

集姦凶與佞媚膽破骨亦驚歐公里中少年聞其警效之

聲往往逃匿若匿而不及則俯首恐愧臨奮鬚抵几走群

織芳聞名見像已癘疢東坡不仁者不敢至其墻不義者

不敢過其門同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向來一

瓣香敬為曾南豐陳後山詩

晞慕

子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孫夫子步亦步夫子

趨亦趨夫子馳亦馳莊田子昔顏常晞夫子矣正考甫常

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楊衣冠禮義所

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文中子述史篇

季札曰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左襄燕齊之

間皆為樂布立社號曰樂公社史本傳互見石慶為齊相舉

齊國皆慕其行為立石相祠鮑宣下廷尉博士弟子王

咸舉備大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諸生會者千餘人

西漢本傳陳遵居長安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

及郡國豪傑至京師者莫不相因到遵門所到衣冠懷之

惟恐在後西漢本傳司馬相如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西漢

傳雄家貧嗜酒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黜自閔以東莫

不延頸願交西漢朱家傳郭林宗遇雨中一角墊時人乃故折

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如此東漢本傳張霸博覽五經諸

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皆市宅其旁以就學焉後漢李膺

膺性簡兀無所交接南陽樊陵求為門徒荀爽嘗謁膺因

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上

蓋以經籍去聖已久文字多謬乃自書於碑使工雕刻太

學門外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及摹寫者車

騎日千餘兩填塞街陌東漢本傳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

門後漢李膺傳卓茂性寬仁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

而皆愛慕欣欣焉東漢本傳阮脩字宣子居貧四十未有室王

敦等歛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晉書

婚謝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

詠而弗能及或掩鼻以效之晉書習鑿齒為巨温荆州主

簿時語曰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晉書謝鯤為王

敦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鯤談語無倦唯歎謝長史可與

言都不眴敦為人所慕如此晉書郗超死之日貴賤操筆為

誄者四十餘人其為物所宗如此晉書晉陶潛江州刺史

誄者四十餘人其為物所宗如此晉書晉陶潛江州刺史

歸慕

王弘欲識之不能致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齋酒具於半道要之及至欣然共飲南史獨孤信為秦州刺史日暮馳馬入秦州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帽焉北史南史任昉為中丞簪裾輻湊預其宴者號為龍門遊梁陸陽城遠近慕其行來學者跡接于道唐書見門師唐賀知章美談笑陸象先知章之族姑子與知章甚厚謂人曰賀兄可謂風流之士一日不見賀兄則鄙吝生矣舊唐書李華為元德秀墓碑顏真卿李陽水篆額後人爭模寫號為三絕碑唐書互見公卿大臣家碑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為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唐書盧知猷善書一落簡翰人皆模倣書劉義聞韓愈接天下士徒步歸之唐書大曆中楊綰為相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爭趨其門有自數千里來者唐書

傳記 王勃所至請託為文金帛豐積人謂之心織筆耕李

翰林 江偉善書人得其手疏莫不藏之以為寶江傳白傳

葬龍門山四方過者必奠酒塚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濘賈

中談 白樂天應宏詞賦考落登科之人賦並無聞白公之

賦傳於天下撫言師其德業可以治國字人慕其風範可以

激貪厲俗史編

集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賦

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文選左太王仲舒家江南讀書

著文其言謂鬱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願為交韓文柰

何李膺之遇士思就田文之下客揚李邕求識面王翰

願卜隣杜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

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韓文子名聲大

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

書之柳墓誌互見比四方奔走之士思欲脩容於轅門之

外躡履於油幢之間譬之陟蓬瀛登昆閬不可得而進也

柳常願操篲醫門掬溜蘭室良辰不與夙志多違啓鸞鳳

把梓李集其門唐文粹時賢雋人結轅在門同上今日見名

如見面塵埃壁上破窻前白侍郎

本朝王禹偁嘗云吾若生元和從事於李絳崔群間斯無

愧矣五朝言行錄邵康節居洛士人之道洛者有不入公府而

必之先生之廬蘇軾短章醉墨落筆爭為人所傳天下之

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

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歐公作蘇沈警異風

調吟詠為梁常侍每公卿宴集必致騎邀之當時為之語

曰玄機在席傾倒賓客異聞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

於人以為榮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托門下之名歐公

文百上八二

十一

集欲過叔度留終日未出魯山空此生諫坡人人願得出

君門樂城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

仕潞公集洛中年德高者為耆英會獨司馬溫公年未及

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善故事請入會溫公

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潞公不從聞見錄互東

坡出知杭州道由南京後山時為徐州教授告徐州守孫

覓願往見而覓不之許乃托疾謁告來南京送別同舟下

至宿而歸事見東坡吞陳傳道學者非韓不學歐公書韓

寡和

予和之寡者清廟之歌一唱而三嘆也荀子

史宋玉對楚王曰其曲彌高其和彌寡史客有歌於郢中

者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引商刻角雜

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新制向絕唱幽蹤久無嗣音尤休文作謝靈運北海天逸孤

音少和後漢孔融傳贊陽春之曲和者必寡東漢黃瓊傳

集陽春無和者選張景南荆有寡和之歌詩唱繁而和寡

連味寅清歌寡和於郢路駱賓王

本朝窈眇文章宜寡和嶢嶢肝肺亦交難坡詩互見陽春

白雪和者少 陽春白雪分吞聲山谷互見退聽

退聽

史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音能耶儀傳孔

子為春秋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史記孔子世家互須賈

曰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

敢復與天下之事史記范班陽鞞筆仲舒結舌晉書虞

翽翽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通監五代漢隱帝

集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王豹輟謳稭康衛無所措其邪鄭

無所容其淫選潘安綿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

成公子虞公輟聲而止歌窸子斂手而嘆息上毛嫫鄣袂不

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宋五好戴憑遙避席祖逖

後施鞭元微之集

本朝陽春白雪分吞聲山谷

稱頌

經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詩漢追琢其章金玉其

相詩核

子宜為國老家語有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揚五命世亞

聖之大才孟序

史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左文十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同羊

舌矜而下祈午張翹籍談女齊梁丙苗賁皇皆諸侯之選

也左昭文能拊眾武能威敵史記司馬名實純粹史蔡聰

以知遠明以察微史五帝雖甚盛德無以加矣史世諸君

譽之皆不容口史晁位冠羣臣聲施後世史肅何靜淵以

有謀疏通而知事史五帝諸公翕然稱鄭莊史鄭當二君

之所稱頌可著廟堂唐二君張釋之馬劉向稱仲舒王佐之

才雖伊呂無以加西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

賊下馬作露板惟傳脩期耳通魏孝文曰上馬能擊

哀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晉書文貫九功武經七

德晉書丁垣榮祖曰昔曹公父子上馬橫槊下馬談詠此

於天下可不負飲食矣通江智淵少有操行沈懷

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惟江智

淵乎通虞世南卒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

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通貞半千稱張鷟文辭猶

青銅錢萬選萬中唐書明珠美玉求之可得如陳國範人

中之寶不可得也通宋公齊丘造國手也通

張路輔

言非久

通

功可象於圖畫德可刻於金石聲可記於絃管名可留於竹帛

騰跨百辟孤絕一人李麗碑言炳丹青道潤金壁文選

長曲水玉質幼章金聲夙振越石表直幹百尋澄波千頃

君碑辭同錦肆心同學府沈約誌風儀與秋月齊明音

徽與春雲等潤選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故

碑氣蘊風雲身負日月沈約如攀珠樹徒仰照車之輝

若踐玉田不知照廡之價隋道協神交黃石授帝師之

略德由天縱白雲降玉輔之精駱賓王折衝千里魯連談

笑之功師表一時郭泰人倫之至三千運北擊舜海以遊

鱗九萬圖南望堯雲而矯翼羽儀百代掩梁竇以霞舉

鍾鼎一時罩表揚而岳立言泉漱迥驚瀑布以飛瀾文

江淡清含濯錦而翻浪飛英鳳穴藻五色以凝華濯穎

之下八三

龍泉涵九重而毓潤心波湛漢泳精魄於黃陂情岳干

天韞風雲於嵒巘疏乾激汎龍門開竹箭之波鎮地橫

基鵠翅峙蓮花之嶺騰瀾浴景濬靈汎以含珠摧餘梢

雲翊高岩而聳桂玉潤金聲蘭薰桂馥垂秋實於翰

林絢春花於文苑清規湛秀照月旦而雕談素論疑玄

開夜光於妙辯談叢散馥韜餘氣於九蘭筆海流濤駭

洪波於八水駱賓王學如猗頓之富文如清廟之樂皇甫

氣岸遙凌豪士前風流肯落他人後李太白浩蕩深謀噴江

海縱橫逸氣走風雷吐言貴珠玉落筆迴風霜舒文

振頽波秉德冠彝倫上同幼而擢陵苔之秀長而成清廟

之器群倫月旦咸以第一流處之仁麟智龍為瑞一辰

未若君子端于天倫文雅關西族衣冠趙北都有聲真

漢相無類勝隋珠金石高韻珪璋德容宵語途話琴

書調謹一出于文章劉賓客疑為和号聚五福發為春号

消六冷以孝友肥其身以仁信羶其行言行謹直風

操端莊肅然禮容清廟之器降自天和立為人傑沈斷

大事奮揚奇謀器得天爵文為國華行有根源辭無枝

葉王立不倚金扣有聲嚴重有大臣之體温雅秉君子之

文金璧其操鸞鳳其姿器宇甚宏衣冠甚偉寡言正

色人望而敬之燕游觴詠之間則其貌温然如春其心油

然如雲紀侍郎氣薰雲夢澤波動岳陽城唐明皇伯仲之間

見伊吕指揮若定失蕭曹學業醇儒富詞華哲匠能

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詞華傾後輩風雅

藹孤騫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異才應間出爽氣

必殊倫清高金莖露正直朱絲絃鄭公瑚璉器華岳

金天晶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道為詩書重名因

賦頌雄金鐘大鏞在東序水壺玉衡縣清秋杞詩並心

輕馬融帳籌奪子房帷秀發幽岩電清澄隘岸陂盛氣

河包濟貞姿嶽柱天並元微頌其聲聞其謠如金石之永

播也確然金石不足以為貞淡然水正不足以為潔

秉義植信高蹈於世潔乎瑾瑜不足為其貞芬乎蒹蘭不

足為其秀清似匣中鏡直如琴上絲溟渤於文場嵩

華於朝右身行聖人之道口吐聖人之言立身百行

足為文六藝全杞日休雷霆驅琬含暉煥文章舐筆和

鈔欺賈馬讚公論道鄙蕭曹山秀扶英氣川流入妙思

盛德大功直筆實光於簡策清節細行祝史不愧於神

明夷險一貫忠勞兩兼杞上並雲朗鏡開匣月寒冰在

壺高連白圭無玷朱絃有聲二十八宿羅心曾並目名

將日月同時朽身是山河應數生飛

百六十三卷

記纂淵海卷第一百六十四

名譽部之四

譏誚

經既微且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詩巧哀

今之人胡為虺蜴詩正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

相矣語季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語子路原壤夷侯子曰幼而

不遜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語憲問

子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

冠齊其顏色嘿然而中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

儒憚事無庶耻而嗜飲食是子游氏之賤儒也荀非十

史絕莊子之智不如夔夔猶能一其足左國之蠹也左

二十 郭最謂夙沙衛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左襄十八長

本之斃無不標擊也也國狗之瘼無不噬也瘼狂也左哀

十三 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史曾仲連張耳陳餘始

相然信以死及爭權卒相滅殆與秦伯嚴延陵季子異

矣史本傳論鼎足不強棟榦微撓西漢倭幸傳灌夫罵李廣

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乃效女曹見咕囁耳

語西漢本傳五見面是皆是匹夫之勇婦人之仁西漢韓信傳有負

俗之累漢武傳寧能為石人耶西漢灌夫傳古者富貴而名摩

滅不可勝紀惟淑儻非常人之稱焉西漢司賈誦曰刘表

平世之三公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為也通監孔子

口吾聞鮑叔之進晉仲子皮之進子產未聞晉仲子產有所進

也說崔瑗曰此譬猶見妾屏語耳曹爽進用丁謚何晏鄧颺寺于

時謗書謂臺中有三狗魏志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通監符堅聞桓

温廢立曰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自容於四海乎通監巨榮祖曰

簡文紀

昔曹公父子上馬橫槊下馬談詠此於天下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通鑑宋太祖褚淵為司

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征虜功曹劉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通鑑宋太祖陸機著辨亡之論

無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鄆陵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通鑑唐高宗袁詡為蘇州刺史自以其先自宋太

尉淑以來盡忠帝室謂琅琊王氏雖奕世台鼎而為歷代佐命恥與為比嘗曰所貴於名家者為其世篤忠貞才行

相繼故也彼鬻婚姻求祿利者又烏足貴乎時人是其言通鑑氣奪筭盡不有人禍則當鬼誅通鑑唐德宗其未得之也

則以趨競為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為事通鑑周世宗中宗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盧藏用曰五

經掃地盡矣續世說韓思彥曰武子灘有馬癖君王延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耶唐書王周顥字彥倫隱居蔣山出

為臨海令還罷都欲游舊居孔稚圭作北山移文以譏之曰鐘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霧勒移山庭金陵地記出則為

宗族患入則為鄉里憂小人之行也韓詩外傳揚炯常呼朝士為麒麟棺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者脩飾其形覆之驢上

宛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朝野僉載互五尺童子猶知調笑者矣通史虛無之談無異春蛙秋蟬聒耳而已物學

集綠衣雖多無貴於色邪徑雖利無尚於直晉裴頠生為世笑死為愚鬼選書猛虎雖云惡亦各有匹儕群行深谷間

百獸望風低身食黃熊父子食赤豹麀擇肉於熊羆肯視兔與狸正晝當谷眠眼有百步威自矜無當對氣性縱以

垂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匹儕四散走猛虎還孤棲孤鳴門四旁烏鵲從噪之出逐猴入居虎不知所歸誰云猛

虎惡中路正悲啼豹來銜其尾熊來攫其頤猛虎死不辭
但慙前所為虎兇無助死况如汝細微故當結以信親當
結以私親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為韓秦愛紛奢人亦各念其
家柰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
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女工釘頭磷磷多於在庾
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
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杜牧之阿房賦跳躑雖云高
意不離寧淖鳴聲相呼和無理祇取鬧同夫今之人務利
而違道其學問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則弃
其業而役役於時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
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麟州書翳蒼生可耻東縛死無
名唐文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庠序鄉黨以
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清非異於市人也宋

紀一

清鷹隼儀刑螻蟻心雖能戾天何足貴劉賓客童騃無知凶

器有素雖藉祖父之寵曾微分寸之勞白傳丈夫不立義

豈如鳥獸情劉梟音不悛鴟張益熾人情共弃國典不容

同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唐文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

者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所為其所破壞流于民間疏于

屋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媒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

不可除去杜牧黨錮豈能留漢鼎清談空解識胡兒同上

本朝已分將身死勢權惡名磨滅幾何年想君魂魄千秋

後却悔初無二頃田臨川集汲黯不居中似非朝廷美山谷

詩常恠劉伶死便埋豈伊忘死未忘骸烏鳶奪得與螻蟻

誰信先生無此懷東坡畢竟英雄誰得似臍脂自照不須燈

莫對黃鸝施爪觜同前跨歷商周看盛衰欲將齒髮鬪蛇

龜空餐雲母連山盡不見蟠桃着子時東坡詩世上小人

幾蒲

多忌諱 東坡

聞望

君子萬夫之望錫有無窮之聞命書舊有令聞書微

命造民大譽謙令聞令望詩卷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詩

鳴是以有譽詩歆詩聞于四國高聲名洋溢乎中國施

及蠻貊中蚤有譽於天下也同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語

死有萬世之名列令聞廣善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

綉也孟子名聲若日月荀王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間豈

不如日月雷霆哉荀王伯部當為剖

史生有嘉問左昭令名德之輿也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

而行之左襄二名與天壤相弊仲管仲名高天下同

為令聞嘉譽以聲之周陸賈游公卿間名聲籍甚西漢

陸賈聲聞梁楚間西漢鄭名譽日廣西漢韋四皓采榮於

商山西漢揚雄傳榮聲薰天地東漢馬祭彤威龍誓北方聲

行海表東漢葛龔以善文記知名東漢名侔於父兄吳江令

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晉謝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

之右自然有公輔之望晉謝安傳弟少而流聲長而垂

名晉傳以雅望獲海內盛名晉周器業殆人望也南史宋

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唐張萬盧尚書海內大儒之望也

通鑑漢聲出區宇名流海內通鑑

齊名字於天地並光明於列星楚名聲若日昭四海

德譽配天 名聲著而日延 布名乎天下 聲盈塞於

天淵並同考四海而為雋當中葉而擅名蜀都賦流千載

之英聲揚脩谷臨英名擅八區選左大沖流聲馥秋蘭正備

詩揚聲紫微垂光虹蜺文選孔文李名若蘭芬魏賦芬

蜀望

蜀望

聲遠暢選補正賦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選張景陽詩史以名聲

光國選論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宇選褚淵碑譽滿天下選齊安陸王

碑蘭桂有芬清暉自遠文選碑頭美聲塞宇宙魏文帝論芳烈

奮于百世令聞顯於無窮文選碑頭名稱垂於竹帛選表白

日懸高名詩李白名播天壤間高名動京師天下皆藉籍

名與此山俱上同名聲豈浪垂詩杜養聲譽於衆多之口賈

王名聲照四海文韓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

韓文送揚儀之支使赫然千載德譽愈尊韓退之厥聲赫赫滿華遍

豹韓愈神自始仕以至沒世未嘗無聞焉文蘇如金玉在佩

動而有聲天白翩翩有聲上同名流襲蘭麝元才名天下首

上同聲價金應敵元微聲外全填姓字時上同聲氣朗徹高韻冠

于一時客劉名聲四馳速如羽檄芒刃愈出素風傳竹

帛高價聘琳琅上並同名聲逼揚馬白詩名聲動四夷上同兄

名之垂星斗之光李習茂實歲蕤榮聲洋溢李光頌聲滿

江海古今流不竭劉長入海際天知公德音唐文擅羨一

時流譽千載名飛天京何以得此聲於天壤之間

名與日月懸上並同榮聞日流魏崇名垂星斗聲殫天地李朝宗

本朝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造京師歐公

書名與謫仙高諫名重沒猶存樂城

先聲

經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

見檀弓互

史晉士會將中軍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左宣十六互見時

冀州飢荒盜賊群起滂按察之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

下之志至州境守令自知賊汗望風解印綬去范滂傳互見

樂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詩實未至而聲先馳劉賓客劍拔蛟知斷弓鳴虎自開張說聲如飈馳先詔而

至吏人畏服男女相賀唐文所謂先聲後實者豈惟兵用之然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

人咸多為文辭道今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

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偽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以故少不勝柳送韋中立

本朝朱輪未及郊清風已先馳陳號今聳毛羽先聲落虛絃東世詩

無聞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論語齊景公有馬

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語季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焉論語

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史衛青非世

所拍名西漢古者富貴而名摩滅者不可勝記西漢

懷道無聞委身草莽東漢二十八將論

墳土未乾身名俱滅曹子建身死無名謚為至愚司馬

長卿

記纂淵海卷第一百六十四

先志 無聞

記纂淵海卷第一百六十五

名譽部之六

取信

經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語先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語衛靈公

孔子厄於陳蔡七日不食子貢釋於野人得米一石焉

顏回仲由炊之有埃墨墮飯中顏回取而食之子貢見之

不悅以為竊食也入問孔子孔子曰吾信回之為仁久矣

雖汝有聞非以疑之其或者必有故乎召顏回問之對曰

向有埃墨墮飯中欲置之則不潔欲棄之則可惜回即食

之顏回出孔子顧謂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久矣非特今日也

家語在其言於人也无所不信曾參也家語偃然如固有

之而天下不稱貪焉荀儒效

史晉叔向曰祁大夫外卒不棄離內卒不失親其獨遺我

乎襄二十一年羊祜與陸抗相對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

無疑心人多諫抗曰羊祜豈醜人者晉書羊祜傳通鑑云

君子謂祁奚能卒善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卒其

偏不為黨左傳襄三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

無盟矣季康子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

辱焉左哀公十四年一字之褒踰華袞之贈片言之貶過市朝之

撻穀梁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

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

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史記

黃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諾前漢季布傳二荀論而久而益信史記

本傳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晉書劉弘傳上官桀黨與有

諸霍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通鑑漢紀

黃瓊薨將葬四方遠近名士會者六七千人徐穉往弔之進爵哀哭而去

人莫知者諸名士推問喪宰曰先時有一書生來衣履薄而哭之哀不記姓字眾曰必徐孺子也

通鑑漢紀

吳主假太

常潘濬節度使討五溪蠻潘姨兄蔣琬為諸葛亮長史衛

於奏潘遣密使與琬相聞欲有自託之計吳主曰承明不

為此也

通鑑魏明紀

龐晃等短高頰於上上怒皆黜之因謂頰

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

通鑑隋高祖

世民謂尉

遲敬德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

通鑑唐高祖

李

緯為戶部尚書有自京師來者上問元齡何言對曰元齡

聞李緯拜尚書但云李緯美鬢鬢帝遽改除緯為洛州刺

史

通鑑唐太宗

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

太重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

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之而已

魏武法尚峻令云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其後嚴才

作亂與其徒屬數千人攻左掖門魏武登銅雀臺遠望无

敢救者時王脩為奉常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

宮門魏武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脩乎

權傾天下而朝

不忌功蓋一卅而上不疑

唐書鄭子儀傳

一言之重訂千金

唐李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有車聲至闕而息過又聞車

聲夫人曰此必是蘧伯玉公曰何以知之曰妾聞禮下公

門軾路馬今蘧伯玉賢者也必不以暗昧失礼公令人視

之果如所言

列女傳

● 殺青无兼兩之疑意以豈懷珠之謗王摛歐陽片碎貴

白璧一諾輕黃金李太白集斯言勝金玉佩服无失墜白詩唯

君飲冰心可酌貪泉水張承吉笑言成月旦李集偉人一

顧踰于華章一非慘平黥劉賓客褒其一字有踰拱璧之

利假以一言若垂章袞之榮唐文粹

歸向

經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詩沔水愛莫助之正大雅豈弟君子

民之攸歸成大雅洞酌

● 巨室之所慕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孟離願

受一屨而為氓孟滕文上君子若華山松栢既多望之自不知

厭晏子春秋

● 楚葉公至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

北百六子

焉盜賊之矢或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又遇

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

是得艾也民知不死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

胄而進左哀裨諶曰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

可以戾定不然將亡矣左襄二揚回見趙簡子曰臣居鄉

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范相如至一坐盡傾

西漢歛然歸仁西漢陳遵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

惟恐在後西漢趙廣漢為京兆尹吏咸願為用僵仆无所

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通鑑漢士皆言

願屬大樹將軍通鑑漢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通鑑漢

大司徒歐陽歎坐前為汝南太守度田不實贓罪千餘萬

下獄歎出受尚書八出為博士諸生守闕為歎求哀者千

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礼震年十七求代歎死川罷戊

取信

己校尉及都護官徵還班超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前通鑑張綱在

郡一歲卒張嬰五百餘人為之制服行喪送到犍為負土成墳通鑑漢梁冀收李固下獄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書

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鈇質詣闕通訴太后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同上客有言於何進

曰孔文季有重名不如因而禮之可以示廣天下後漢注借眾星之有北斗百穀之有黍稷天下莫不屬目也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

高尚其節而汗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為之稱號為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通鑑魯肅曰孫討

虜敬賢礼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同上劉豫州士慕仰若水歸海前車駕南征寇恂從至穎川盜賊悉平百姓遮道

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東漢懷赴如歸後漢禹所止停車駐節父老童稚垂髮戴白滿其車下東漢張

楷居弘農山孝者隨之所居成市後漢齊魯間宗之東漢傳犬馬恋主物不敢忘晉書石勒傳互車胤善於賞會當

時每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无車公不樂謝安遊集之日輒開筵待之晉書本傳周顛曰何敢近捨明公王遠希嵇

阮晉書周温嶠等至建康王導周顛庾亮等皆愛嶠才弟與之交通鑑漢當效犬馬之用陳蕭穎士有奴事穎士十

年答楚嚴慘或勸其去曰非不能愛其才也唐書王謝超宗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蕭道成謂四座曰此

客至使人不衣自煖矣宋竇建德陷京城執戶曹河東張玄素將殺之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死曰戶曹清謹无

比大王殺之何以勸善通鑑唐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通鑑唐劉瞻為刑部

尚書瞻之貶也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其還也長安兩市

通鑑

人率錢在百戲迎之瞻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

傳記漢韋約曰犬馬齒盡既无膂力又無考課所以躊躇

亦慕者以明公礼遇隆崇未能自割三輔决錄

巢不勝犬馬之情選曹子建疲馬亦君軒選詩互見百川

赴巨海謝謚百川宗海渤五岳輔崑崙劉賓傾巢幸落望

德如歸王選昭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万户侯

但願一識韓荆州何今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豈不以有周

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

則声譽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

李太白上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杜工雖天地不求仁

於芻狗而畎澮思委潤於滄溟韜傳小人之懷惠兮猶知

獻其至愚固余異於牛馬兮寧止乎飲水而求芻伏門下

之默默兮竟歲年以康娛時乘間以獲進兮顏垂歡而愉

愉仰盛德以安窮兮又何忠之能輸韓復惴惴焉惟恐不

得出大賢之門韓文上介然而居士友以傾韓文王生徒

皆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韓愈麟介宗龜

龍郭有道碑

本朝四方之至如歸其家樂而忘去既駕雖馬亦頌其阜

而嘶東坡神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

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无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

所在數千人聚觀之東坡集司馬温公神

納海

逕覲礼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

禮也由夷王以下記郊特牲

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

伐然後人伐之

孟子離婁上一

行有招辱

荀勗李

史蕭琛嘗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乃取栗擲上中面

梁書互見陵犯

張玄祖八歲齒虧先達知其不常戲之曰

君口復何為開狗竇答云正使君輩從此中出

劉昭幼童

傳互見警悟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探櫓

劉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探櫓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馬

揮鞭而牽船

裴啓期語林互見婦言

本朝孫皓為晉所滅武帝問皓曰聞南人好作尔汝詩皓

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勸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

古

今詩記

記纂淵海卷第一百六十五

著書

○其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尚書序研精覃思博攷經籍採摭群言以立訓傳約文

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同上

○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孟子孟子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燦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

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胡余之抄畧譬猶摘翡翠之藻羽脫犀象之牙角抱朴子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未嘗不篤於斯然亦未嘗得宣其用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

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足矣安康獻

公之述曰皇極讜義九篇其言二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文中子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吾得皇極

謹義焉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吾得時變論焉吾
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吾得政大論焉

史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 史本傳

莊子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其洗洋自恣以適已

韓非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蒯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九八十一首號曰

雋求 西漢蒯 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世

陸賈著書號曰新語每奏一篇高帝稱善 陸賈公孫弘

著公孫子言刑名謂字直百金也 淮南王安為人

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

人作為內書二十一一篇外書甚眾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

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 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

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成一家言協六經異傳齊百

已海可平六

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 史記太史公 究天人之際通

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史記自序 劉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

自近者始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與國顯家及孽

嬖亂政者序次為列女傳九八篇及採傳記行事著新序

說苑九五十篇 通監漢成 揚雄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作

法言訓纂離騷四賦 蒯美 劉歆集六藝羣書種別為七

略西漢劉 班彪著王命論 棟漢班 班固所著典引賓戲應

譏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九四十一篇 東漢

王符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

故號曰潜夫論 同上 王通隋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弃

官歸以著書講學為業依春秋軒例自獲麟後歷秦漢至

於後魏著紀年之書謂之元經又依孔子家語揚雄法言

例為客主對答之說號曰中說皆為儒士所稱 唐書王

歐陽詢作藝文類聚一百卷唐書本傳

呂不韋為秦相國集諸儒使著其所聞為十二紀八

覽六論合十餘方言名為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于

金於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之金時人無能增減說者以

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其書以道德為準的

以無為為紀綱以忠義為品式以公方為檢格與孟軻孫

卿相表裏也秋氏春帝命虞世南等四十人選文章自楚

詞訖大業共為一部五千卷號文章摛集大業拾遺虞世

南於省後堂集群事可為文用者號北堂書抄唐劉餗

古者著述多矣雖復門干戶萬波委雲集而言皆瑣碎事

必叢殘固難以接光塵於五傳並輝烈於三史史通

彊著一書受嗤千載同上淮南子牢籠天地博極古今

巳六十六

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韓文進平生十

萬篇金甌垂琳琅仙官勅六丁雷霆下取將流落人間者

太山一毫芒韓文調張籍傳著書十餘年幽蹟靡不推柳

著書者蓋道充積阨推於時身處卑下澤不能潤物耻灰

泯而燼又無聖人為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加以傳無

窮自光耀於後李晉

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餅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層架

列齋中命諸生求集事類投中倒取抄錄成書故記代無

次談苑載正觀中魏證撰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義出六

經事兼百氏究帝王之則極聖賢之訓墳典之範圍文章

之江海類要姚鉉責居連州常寫所著文粹一百卷好

事者於縣建樓貯之官屬多遣吏寫錄吏以為苦以鹽水

嚙之冀其速壞縱火焚樓胡訥見聞劉中山見徐堅初李

記愛其書曰非止初學可為終身記春明退朝孔子年六十八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只數年間了却一生著述蓋是時學問成矣涉世深矣故其述作始可為萬世法譬如積水千仞之源一日決之滔滔汨汨直至于海其源深矣若夫潢潦之水乍盈乍涸終不能有所至者其源淺矣古人著書多在暮年蓋為此也劉器之

評文上

子或問賦曰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揚馬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同上世謂王充所著文時有小疵猶鄧林拈枝滄海流芥未易貶者抱朴子房元齡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中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

記曰六十六

四

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眺淺人也其文捷江揔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文中**史**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梁子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誅而不乱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史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以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声曲終而奏雅西漢司馬相如贊枚臯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作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臯西漢枚臯

傳 其文骀散不甚閑雅 同上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

遷董兼麗御雲後漢班固 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

有逸氣但未道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

於詞賦惜其軀弱不起其文至其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

魏書孔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

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絕岸壁立

万仞濃雲鬱以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則駭矣

閭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

罪人矣水問今世柰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大羹元酒有典

則而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軀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

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孟玉

學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焉論唐書唐有天下三百年

文章无慮三变高祖太宗大難始夷公江左餘風摛句繪

七百六十六

五

章揣合低昂故王楊為之伯元宗好經術群臣稍厭雕琢

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是時唐與已

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齊嚆道真涵

泳聖涯於是韓愈唱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翱等和之排逐

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軌漢周唐之文全然為一王

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

冊則常袞揚炎陸贄推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

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杜牧之李商隱皆

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唐書序葛洪稱機文猶玄圃積玉

无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銳

漂逸亦一代之絕乎晉書陸機

每云三都二京六經鼓吹也晉書文章者情性之風標神明

之律呂魏書文元魏祖瑩嘗語人曰文章須自出機杼成

詩文上

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杜相筆有餘力詞無竭

源南史文李自漢至魏四百餘年文躰三變相如工為形

似之言二班工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躰所始

莫不同祖風騷謝靈運傳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

河朔詞義正剛重乎氣質隋書文梁自大同之後爭馳

新巧簡文相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音淺而繁

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同上永嘉以來玄風既扇

辭多平淡文寡風力隋經籍志張說曰楊盈川之文如懸

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則信然

愧在盧前謙也舊唐書陽明李商隱能為古文不喜偶

對從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為今

體章奏唐書文苑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

崔蔡不足多也唐書柳宗元傳正元元和間以文李聳動縉紳之

伍者宗元禹錫而已其巧麗淵博屬辭比事誠一代之宏

材如俾之歌詠帝載黼黻王言足以平揖古賢氣吞時輩

唐史臣舊李觀屬文不旁必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陸

希声以為李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

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加愈之質唐李

其文鍛鍊精粹出入今古唐詩無與許舍人之文雖乏峻

峯激流然辭旨豐美得中和之氣唐許景先李石曰古人

因事為文今人以文害事唐書傳渾涵汪洋兼古今而有

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唐書杜

卓然植立成一家言其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宏

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

要不為蹈襲前人者然惟愈為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

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其唐韓文章與時

評文上

高下變態百出不可窮極唐藝文志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

唱障嘔末流反利以樸剗偽以真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

言橫騫別驅汪洋大肆無抵牾聖人者唐書曰傳元和之後

文章李奇於韓愈李澁於樊宗師歌行則李放於張籍詩

則李矯激於孟郊李淺於白居易李淫靡於元稹俱名元

和躰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曆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

元和之風尚恠也李肇裴子野論曰夫有逸群之才必思

冲天之據蓋俗之量則慣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將之

以礼殆為鮮乎通鑑

○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東土

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蹤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曹

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

公幹斯七子者於李無所遺於薛無所假咸以自騁騁

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魏文帝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

之盛事年壽有時而尺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

未若文章之无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

籍不假良史之碎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同上

夫文本同而未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

欲麗此四科不同而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体文以

氣為主氣之清濁有体不可彊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

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

子弟魏文帝詩緣情而侈靡賦体物而瀏亮碑披文而

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温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

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漳燁而譎誑

其會意也尚巧其遺言也貴妍立片言而居要乃

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同上相如工

於形似之言仲宣以氣質為體選賦序爛若綉綉悽若繁

絃陸機文陶匏異器並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悅目

之玩梁昭明文陳思之文章也譬又倫之有周孔麟羽之

有麟鳳音樂之有笙竽女工之有黼黻若孔子之門如用

詩則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潘陸自可坐於廊廡之間劉楨

文体出於古詩仗氣愛竒動多震絕貞骨凌霜高風跨俗

但氣過其文而雕潤恨少然自陳思已下稍稱獨步鐘嶸詩評

屈宋已降為文者本於哀艷務於恢誕亡於比興柳冕集

騷人起而淫麗興文與教分而為二柳冕論文處若忘行

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

惟陳言之務去曷曷乎其難哉韓文公必出於已不蹈襲

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畜萬

記藝文類聚卷百六十六

八

物必具海函地負放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

而自合也韓文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

後皆指前公相襲後漢迄今用一律韓文天子曰王某之文最宜為

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韓文為詞章汎濫停蓄深博無涯溪

諾有古風韓文互見際遇奇碑為詞章汎濫停蓄深博無涯溪

向揚雄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浮

沉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韓文

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謹愉之辭難工而

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

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韓文

揚雄唱和登文章之錄波及後代高視於万物之中雄峙

於百代之下柳論文號為文章家柳上揚雄漢魏風骨晉

評文上

宋莫傳齊梁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陳子昂集士大夫掉

鞅於文囿者咸不得攀而倫之柳文唱和文有二道辭令

褒貶本乎著作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作流

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係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

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者也比興者流蓋出於

虞夏之詠歌商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意美

謂宜流於謠誦者也二者考其旨意乖離不合柳子厚集

序 商周之前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蕩而靡得其中者

漢氏漢之東則衰矣柳子厚序退之所敬者司馬遷

楊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

退之獨未作爾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雄遠甚雄文遣

言措意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肆柳子厚韓琦參之

殺梁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

記集卷百六十一

九

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

著其繁柳文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

相如子雲之文譎諫之文也自為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

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裁

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

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裴度與李翱書文之異在氣格之

高下思致之淺深不在磔裂章句墮廢聲韻也同上

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士庶盡謂是也李德裕

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李德裕文章以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

秦漢而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虜而土裂

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而後一劉賓客柳文序

唐定天下驟示以文韶英之音與鉦鼓相籠故起文章為

大臣者魏文貞以諫諍顯馬高唐以智略奮岑江陵以潤色聞無草昧汗馬之勞而遇任在功臣上唐之貴文至矣

同上得董生之詞杳如搏翠屏浮層瀾視聽所遇非風塵

間物亦猶明金絳羽得于遐裔欲勿寶可乎 其詞甚約

而味齋然以長氣為幹文為支 詞賦詔誥封章啓事歌

詩贈賤金石鵬功洪鐘駭聽瑤瑟清骨感人肺肝毛髮皆

聳 丹青景化焜耀藩方如非煙祥風緣飾萬物 觀其

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褒元老諭功臣穆然如景風

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 已上並見劉賓客集李白尚不

能歷其藩翰况堂奧 元稹作杜子美墓誌銘 建武以還文卑質喪

儷花闔葉顛倒相尚及兄為之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

本根關合恠駭驅濤湧雲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歸

大變于文 李翱祭 孔子歿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婉麗

十

浮侈之法行焉漢興二百年賈誼馬遷為之傑憲章禮樂

有老成人之風長卿子雲之儔瑰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

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於浮碎而不顯其後班張崔蔡曹

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不足然其遺風餘烈尚有典刑

宋齊已來蓋懶頽逶迤陵頹流靡至于徐庾天之將喪斯

文也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繼踵而生於是風雅之道掃

地盡矣 唐盧藏用論文

